

# 从未说出口的

有那么一本书，我收着，于是墨香淡作思绪，余韵悠长；有那么一朵花，我留着，于是彩色褪作回忆，经年不朽；有那么一句话，我藏着，于是秋冬替换春夏，时间覆盖时间，而你的脸永远在那怀念中浸润，未曾改变。

其实我的记忆中并没有你完整的脸，即使努力将儿时间断的记忆拼凑，也只依稀看见你的后脊，微微佝偻而瘦弱，却散发出一种不屈的坚强。那是我还只是在襁褓中，父母整日忙于奔波挣些微薄的收入来补贴家中庞大的开销，而我面临着无人看管的境地。你一听说，就拖着病痛的身子，不顾家人的反对跳上北行的列车，从此照管顽皮的我成了你的一大重责。那些日子着实不多，可母亲总会用带着陈旧泛黄气息的语调，在茶余饭后不倦地一遍遍讲述与你同处的琐事：每餐饭我从你嘴中争东西吃的样子；我再次将你辛苦摸索着缝制的新棉被拆坏，而你宠爱地看向我，摆摆手毫不在乎的样子；我和你躺在一张床上并排入睡的样子……而我却只记得你气喘吁吁地背着兴高采烈的我往返于狭小的房间之中，在妈妈对我的责备下，你用不满的语气回驳道：“这有什么，我健康得很！”的时候。每当忆起此事，小小的我便暗地里窃笑，将长辈的关爱与付出当作一枚金光闪闪的勋章，别在胸前，理所当然地骄傲，在母亲眉间渐深的“川”字间却快活无比。

再次见到你时，我已长成初谙世事的小姑娘。寒假期间与母亲同

回老家，你蹒跚地走上前，温柔地抚摸我的头发。岁月愈发地不留情面，将你的黑发凝结了寒霜，用时间之斧凿开你光滑的面颊。你干枯起皮的手背抚过我的脸，我下意识地躲，便再次遭到母亲的责怪。你宽容地咧嘴，我便立刻回到了几个月大，肆无忌惮地在不再富有弹性的臂膀的庇护下过着倍受呵护的日子，把来之前大人教我的“尊重长辈，礼数周全”之类全部抛在了九霄云外。记得一次母亲逛集市回来，带回一大塑料口袋的红肠，并仔细嘱咐过我要与你一起分享。而我偏偏嘴馋，愣是再次地在你温柔的目光下全部消灭掉了食物，瘪着嘴在母亲的责备下，默默无声。“孩子多吃一口有什么关系？下次可以再买，你这样说……”终于，在母亲的大声斥责时，你按捺不住地数落道，张开手臂将哭泣的我笼在一边。意外地，我竟无了儿时的喜悦与骄傲，有些愧疚正密密地爬过我幼小的心灵。“妈你总护着她，你身子那么不好……”母亲又欲劝说，却被你倔强的眼神震慑住而变为隐忍，往下就没了声音。犹记得离开时大姨正帮你打着胰岛素，你却不顾疼痛挣扎着下床为我们送行。“又不是以后不来了，您好好休养吧。”母亲这么说着，可我似乎看到有什么从她的眼睑深处一闪而过。

我不愿相信预言，而母亲临走前的一句话，真的就暗示了如此的结局。

得知你离去的消息，我没有哭。也许是因为那时还是小，对死的概念不甚明晰，亦或是我已经足够成熟，可以承受一个深爱自己的人，悄无声息地走远这一噩耗。我只是木然地在寒冷的凌晨一点钟穿戴完

毕，跟随二舅到他家中寄住；只是饮食睡眠习惯依旧，无半点因为那似有似无的伤感而改变；只是不解地看着归来时母亲倚在父亲的肩膀上无助地哭肿了双眼，而缓缓走过去揽了她的双肩。然后一切平静，一切正常运转，这场灾难带给我的阴影，便仅为失去了一个疼我爱我的人，而身边悉数皆是，他们尽可以给我关怀与同等的疼爱，因此我甚至没有太在意那样一颗明星的陨落。

直到那年那天。

上了初中的我与母亲、大姨与表姐一起怀抱大堆纸钱爬上老屋后那座低矮的土山。三座土包掩在大片的玉米地里，我们四个人艰难地挤过去，与玉米的秆与叶亲密接触着。一片阴暗笼罩的狭小墓地下，四个人跪成一排。大姨点燃了纸钱，火光中一切景物都显得模糊不堪。“妈，爸……我们回来看你们了。这次烧了很多钱，让你们天天有钱花……”我凝望着那个最低最爱的土包，喉咙竟哽住了，久久发不出声音来。之前的从容不迫呢？之前的镇定自若呢？之前我的那些没由来的骄傲，为什么都化成了无尽的苦涩与愧疚，直冲脑海？

火星伴着燃尽的黑屑生出一股催泪的烟，而我在这朦胧的烟中仿佛又看到了幼小的自己，快乐地伏在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身上，喊着：“再快一点儿！再快一点儿！”视线挪到染脏了的衣服上，那些纯白色的玉米花竟变成永不消融的雪，积聚在心中凝成寒冷的硬结，像极了你离去时的那个冬日，大雪绵绵，数日不绝。

原来我不是因为幼稚，不是因为麻木，更不是因为我那可笑的坚强，只是我与生俱来的胆怯与紧张作祟，使横亘在心间的那句话一直

都未说出口，如今阴阳两隔，我如此地令人憎恶，竟圆不了你一个微乎其微的心愿！

我的泪再也止不住，滴在跪着的那片土地上，融于那沙石之间。

“姥姥，我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啊……”

这句我从未说出口的。您，听见了么？

听见了么？